

流亡三年記

蘇鳳 著



容易才建立橋頭堡，對上海外圍的
攻佔一壘、一陣都要付出許多人命。
以為要在上海展開的市街戰卻

部隊，在登陸的時候，
好不容易才建立橋頭堡，對上海外圍的陣地展開攻勢。
一隊都要付出許多
人命和彈藥做為代價。

毫不吝惜的發射榴彈，攻擊一城、一要塞。中
國軍隊對方。

雖然如此，戰爭在中國不如此而已。
彈藥和糧食的缺乏，苦戰並不只如此而已。

直像泥人一般。拖著輜重，
行旣在沒有道路
上，戰機打苦馬匹。離
的作戰。

片江

從那時起，
上海外圍的陣地展開攻勢。
苦戰並不只如此而已。
彈藥和糧食的缺乏，
苦戰並不只如此而已。

流亡三年记

(原名《四明山上》)

疾 风 著

团结出版社

登记证号：(京) 174

责任编辑 萧 峰

责任校对 海 波

封面设计 沈 洁

流 亡 三 年 记

疾 风

*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照排中心照排

· 宁波甬江印刷厂二分厂印刷

1993 年 10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180 千 印张：9 插页：4

ISBN7-80061-897-8/K·109

定价：8.00 元

出版说明

先父此书最初在浙地某报连载时，题为《流亡三年记》。1948年，宁波《大报》刊行并由大报社出版时，改为《四明山上》。此书印数甚少，早已绝版。

为何要改书名，先父未作说明，想起来或许有两个原因：

一、1948年前后，国民党反动统治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时，蒋介石正“下野”在浙江奉化，密切监视着舆论动向，加紧对新闻界的控制与检查。由先父创办并由他于每期卷首撰写“半月风雨”时事评论的《春风》半月刊因此被迫停刊；过后不久，先父办的《宁波晨报》也遭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查封。出版书籍用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书名，容易遮人耳目；

二、名为“流亡三年记”，但此书所述经过，严格算起来只有两年零一点时间，并不到“三年”。

是否还有别的考虑，不得而知。

今天，我们将此书重新整理出版，仍恢复其最初的题名：《流亡三年记》。

此书所记是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浙东抗战史。由于当时

政治环境的限制，有些事不能形诸笔墨或不便于明写，我们恐年代久了会湮没无闻，特作如下补述：

当时，浙东一带我党和革命进步势力比较活跃，四明山区后来更成为我党新四军三五支队的根据地。抗日战争中，虽说国共合作，实际上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革命力量的迫害和打击。浙江省省长黄绍竑反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反共政策，他在任命先父为余姚县长时说：“你知道为什么派你去余姚四明山吗？我不容许他们（指军统特务组织）把共产党都抓起来杀掉！这件事别人办不成，只有劳你竹屏兄了；你若不去，共产党都会被他们杀光的。你要想办法把共产党统统保护起来，一个也不许杀。”事实果真如此。先父到任后，顾祝同、戴笠即派军统特务翁光辉来余姚任“余上地区指挥部”指挥官。“余上地区指挥部”是由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于1940年5、6月间在余姚设立的武装特务机关，统辖余（姚）、上（虞）两县，该两县的军警团队如国民兵团、自卫大队、常务大队、警察局、警察大队、侦缉队等都划归翁光辉指挥。翁开列“黑名单”，大肆搜捕、监禁、枪杀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并要地方政府配合他执行“公务”。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先父据翁的“黑名单”，事先通知那些被特务监视、追踪者，或在他们被捕后设法将他们释放。据知情者说，经先父通风报信而脱险和被营救出狱者，不下四五十人。为此，翁光辉向先父拍桌翻脸，严辞训斥。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翁光辉亲自抓人，抓到就解押外县或就地枪决。先

父秘密向黄绍竑请示对策。黄说：“他们要抓，你就不会抢先抓吗？你抓了，他们就抓不到了。先抓起来，再放。”先父确实这样做了。谁知按省长密令所采取的对保存革命力量有很大功绩的保护性行动，解放后居然成了他的一大“罪状”：策划逮捕共产党员。其实这也难怪，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除了黄绍竑和先父本人，外界只见县长也参与抓人了，谁又能知道其中的曲折隐情呢？

军统指名要抓住四明山共产党员朱某，先父按上述办法先使其在押以设法保释。翁光辉要先父交出在押犯，扬言“朱某系共党要犯，非枪毙不可，不准保释”，并谓“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胆子敢保他”！此话传出，果然无人敢出面担保。然而朱某还是获释了。翁责问先父是谁保的，先父回答：“是朱家的地契作的保。”翁拍案大怒：“你装什么傻，地契怎么能作保？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你是故意包庇共产党，你要负责任的！”想不到被释者以为其侥幸生还全凭自己运气，反视拯救者为仇讎，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可知世上事是非不辨、恩怨难明者多矣。

“文革”期间，造反派给朱某扣上“叛徒”帽子，因其历史上曾被国民党逮捕过。朱某自己向党组织交代为“越狱”逃脱，但所述经过缺乏证据和可信性，造反派遂疑其曾投降变节。1982年春，先父病逝，来信表示悼念者有当年四明山陈家岩乡长陈一鸥先生，于是与我家又有了联系。一年后，义江特地趋访了闲居于杭州柳浪闻莺一带的陈老先生，谈话中间起当年朱某究竟是由地契作保释放出狱的，

还是他自己越狱跑掉的。陈老笑笑说：“此事你若不来问我，恐怕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因为经办人就是我。其实，令尊说‘释放’，朱某说‘越狱’，都对。当时我接到令尊释放朱某的指示后想，如果明放，就得办‘自新’手续，对朱某不利，对令尊也不好；倒不如暗放。所以我就私下嘱咐给朱某送饭的看守：‘你送了饭不要锁门，也不要监视，随他去好了。’就这样，朱某乘机从后山跑了。既然没有人通知他可以出狱，是他自己开门跑的，当然可以算作‘越狱’啦，哈哈，哈哈！”陈老谈起自己办的这件事来，还非常得意。接着，他又补充说：“不过，如果没有令尊的指示，我陈一鸥敢那样做吗？狱是那么好越的吗？哈哈，哈哈！”

我们想补述的，就是上面这些。

此书的编辑整理小组由作者之子女十二人组成，十二人系同母（燕俊明）手足，即义汉、义江、国强、探春、国黄、国余、国晋、吟秋、国温、义洋、国欣、义浩（兄弟有名有字，通用名者排行为“义”，通用字者排行为“国”；姊妹二人，一“春”一“秋”）。参加实际工作的尚有家庭成员葛起闻及蔡宛若、苗洪等。此书的出版，承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郑观年同志大力协助，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流亡三年记》编辑整理小组

1993年7月

目次

流亡三年记

一	寂寞的前奏.....	1
二	绍兴之行.....	3
三	出了“绯色网”.....	4
四	绍兴陷落了.....	5
五	兵差兵差.....	7
六	县长被绑架了.....	8
七	亡了家乡.....	10
八	耻辱的撤退.....	11
九	纸炸弹.....	13
一〇	眼泪洗不了耻辱.....	14
一一	空城巡礼.....	16
一二	最后一道防线.....	18
一三	不祥的猪肉.....	19
一四	永不忘记的时刻.....	21
一五	脱离虎口.....	23
一六	梁弄之夜.....	25

一七	时势造英雄	27
一八	万恶的钞票	28
一九	老百姓总动员	30
二〇	岩头的县政府	32
二一	陈家岩	33
二二	关于女学生的一件小事情	35
二三	害民的自卫队	37
二四	民众的武力	39
二五	汉奸复活	40
二六	四明山上之王	43
二七	故乡的消息	44
二八	红了樱桃	46
二九	军事情报	48
三〇	流亡中学	49
三一	菱湖南黄	51
三二	姚北宣慰使	52
三三	四明医院	54
三四	赤水丹山	56
三五	送走了财神	58
三六	该死的区长	60
三七	一小时的虚惊	62
三八	羊额岭	64
三九	象齿焚身	65
四〇	无题	67

四一	兴奋的梦	69
四二	端午节	70
四三	逃出茶亭岗	73
四四	周公宅之夜	75
四五	骨肉流离	77
四六	痛定思痛	79
四七	血洗四明山	81
四八	先烈夏彩东	82
四九	囚犯与蹄胖	84
五〇	钞票的冒险	86
五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87
五二	石门村半月	89
五三	翻过四明山	91
五四	独秀山之会	93
五五	重上大岚山	94
五六	招兵买马	96
五七	保护费与买路钱	98
五八	不愿做奴隶的孩子们	100
五九	闭门羹与欢迎宴	102
六〇	水深火热的姚北	104
六一	镇长陶园	106
六二	卫兵哲学	108
六三	丹山的弦歌	110
六四	珍贵的友情	112

六五	陷区的役政	113
六六	封锁线	115
六七	精神的饥馑	116
六八	慰劳大员	118
六九	方岩的中秋	119
七〇	欢笑中的警耗	121
七一	十二月八日	123
七二	暴风雨前夕	124
七三	“六路扫荡”	126
七四	电话旁的一夜	128
七五	冲出重围	130
七六	死里逃生	132
七七	敌机救了我的性命	134
七八	慈溪章县长是怎样殉难的	136
七九	亲离子散	139
八〇	北庄之晨	141
八一	凄凉的初一月半	143
八二	欢笑中的大市聚	145
八三	一群苦难的人们	147
八四	县印在黑龙潭里	149
八五	吴继起先生和其余殉难的	152
八六	县长太太在马上	154
八七	县长的治丧费二千元	156
八八	欢笑和凄凉的对照	158

八九	一只咩咩羊.....	160
九〇	胜利之谜.....	162
九一	汉奸备案.....	164
九二	乡镇保甲长.....	166
九三	为了物资所付的代价.....	168
九四	武装恋爱.....	170
九五	借米三部曲.....	172
九六	山乡的女人们变了.....	174
九七	走私和单帮.....	176
九八	流亡饭店.....	178
九九	耻辱的鞠躬.....	180
一〇〇	番薯和花生.....	182
一〇一	神行太保.....	183
一〇二	李家坑.....	185
一〇三	大路村.....	187
一〇四	王家庄.....	188
一〇五	流亡青年在崇仁.....	190
一〇六	《借红灯》.....	192
一〇七	幻灭.....	195
一〇八	让贤.....	197
一〇九	移交办给了汉奸.....	199
一一〇	别宴.....	202
一一一	忆金华.....	204
后记		207

劫餘篇（诗词）	209
---------------	-----

我的父亲	251
------------	-----

附录：

一 悼老友蔡竹屏（陈一鸥）	258
---------------------	-----

二 蔡竹屏先生二三事（翁心惠）	260
-----------------------	-----

三 怀念爱国人士蔡竹屏先生（王兴藻）	262
--------------------------	-----

四 疾风小传（黄澄）	271
------------------	-----

一 寂寞的前奏

四明山，给千万人留下不同的记忆，我是其中的一个。

“为什么写四明山上的回忆呢？”当我开始写这些回忆的时候曾经问过自己。有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一种自我宣传或者宣扬什么“劳绩”呢？这在我无须担心。因为“劳绩”“牺牲”等字眼，这年头只为傻子们所专有，它们的价值，并不比手民^①排这几个字的工资更高些。何况许多为抗战流血殉难的人们，他们实际得到的遭遇，有时还比不上汉奸。你不听到，在香港，房屋已被“汉”字辈的阔客所占据？在上海，各地“汉”字牌的人们，依旧陶醉于灯红酒绿之场？你又不看到，当局对人民检举汉奸的时期，已加法定的限制？那么，他们在当局的宽大优容之下，怎见得不在翘起指头扳算着出头的日子呢？对这种情况，与其说我有什么愤慨，倒不如说我有些担心：在抗战结束还不到两年的今日，忠奸的分野已如此模糊，那么，历史是否可靠，将要被人怀疑。我也怕有一天，情形会颠倒过来：在

^① 手民：原为木工之称，今多用以称雕版、排字工人。

上海、香港息影的汉奸们，会变做民族英雄，而四明山上殉难的一群，将是被诅咒者了！

由于现实给我的教训，我决定写出这段身历的回忆，我有为在四明山上流汗流血、抛过头颅的朋友们作微弱的褒扬的责任，有为当时不得已留在沦陷区和退在后方的人们作如实报道的义务。这里，组成每一个故事的字句，我都以严谨的态度保持其真实性，许多经历过四明山患难生活的朋友，也都可以为它们作证。唯一遗憾的是我写得太老实，没有为抗战吹牛。

此外，如果还要我说出其他写作的动机，那就请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吧：

为什么写回忆呢？我禁不住回想到我生活中的这一切苦楚的最后年代，我要把它全写下来，所有这些过去的印象，有时使我兴奋到苦楚的烦恼的极度，但当我写它们的时候，它们要变得更安慰、更和谐，它们将要少象疯狂、少象恶梦些。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二 绍兴之行

逆水春潮夜有声，轻舟又向越王城。

华年都在风尘里，晓月残星伴此生。

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四月九日，我在余姚，因省政府县政检阅团到了绍兴，我奉召去绍兴参加会议。夜里，“脚划船”的桨声，冲破四明江的静寂，我靠在狭窄的船舱里，唱出上面这首绝句。

过曹娥，到绍兴。这古老的县城，因检阅团的来临，各方嘉宾云集，呈现着异常兴奋活跃的姿态。只有敌人第一次攻陷绍兴时焚杀的痕迹，还给予人们无限的感喟和警惕。

我们在越王殿开过会，瞻仰殿中壁上很多的石刻像：勾践、西施、范蠡、文种，每一个都给我以不同的感想。但是，这些曾经生聚教训、含垢忍辱的古人们并没有启示我在几天以后，敌人的铁蹄将再度侵袭到这复仇的胜地来。

会后，我又去瞻谒革命先烈徐锡麟的祠堂。有一块题记，记述着徐烈士当年刺恩铭被铺后的亲笔供词。他说：“刺满奴，志在杀贼救民，虽死无憾。”令人读了肃然起敬。

我回到旅馆时，又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一首小诗志感：

慷慨陈辞泣鬼神，志存杀贼救吾民。
胡骑此日山阴道，不见当年徐锡麟！

三 出了“绯色网”

《绯色网》这个话剧对我有特殊深刻的印象。这是我开始流亡之前，在绍兴最后一次看到的戏，也是宁绍沦陷的军事行动的前奏。现在追述着四明山上的抗倭生活，应该从出了“绯色网”开始。

这个戏剧由八十六军剧团在绍兴演出，票价是二十元钱。在当时，这是相当可观的数目。要不要去看，我踌躇了几次。最后，在我离开绍兴的前夜，也就是绍兴事变前三天，我被友人邀去看了一次，我当时曾被这次有力的演出深深感动。那位漂亮活泼、表演很自然的女主角，我至今还有清晰的印象。后来绍兴沦陷了，关于这位演员，就有两种不同的谣传：有人说这位扮演剧中女间谍的艺人，原来就是敌人派来的现实的间谍；另一种说法是，她在绍兴沦陷的这夜，就是《绯色网》落幕之时，被敌人惨杀了。